



二战中美国潜艇作战回忆录 太平洋对日海战亲历日记

WAR IN THE BOATS

[美] 鲁赫◎著
沈乃财◎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潜艇战





WAR IN THE BOATS

潜艇战

〔美〕鲁赫著

沈乃财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艇战 / (美) 鲁赫著; 沈乃财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87-5087-4

I. ①潜… II. ①鲁… ②沈… III. ①潜艇战—介绍 IV. ①E8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9448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程飞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杨纪云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War in the Boats: My WWII Submarine Battles.

Copyright © William J. Ruhe, 2013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otomac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www.ca-link.com)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5-4532号

潜艇战

[美] 鲁赫 著 沈乃财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267千字 印张 / 17.25

版次 /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言

这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是最后一场“正规”战争，我的意思是，战争本身被认为是正常的，它就是人类活动的形式，王者最终的法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在20世纪40年代，这个问题仍被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我称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这个高尚的理念已被证明是错的。那场战争实际上只是整个世界的第一幕秩序的终结，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彻底的终结，真理的种子已被种植在肥沃的土壤里。战后一代的任务就是让这些种子开花结果，去实现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梦想，那些尚未完成但却诱人的东西。

不久前，孩子求助他们的父母，问他们“战争”到底是什么，父母却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然而，真正的原因要从鲁赫这类人中寻找，因为他们的行动使得二战成为最后的真正的战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与历史有关的问题，他们记录的，留下来的这么多东西，可以说是问题的焦点。战争天生就是一个巨大的事件，要涉及其方方面面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且还受到人们观念和记忆的限制。人们记住的大多是他们喜欢的部分而不一定是全部事实，因为头脑在编辑记录的信息时，感觉是第一位的，而不是观察者实际上看到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把一个优秀的观察者和即时的记录结合起来。

作为低级军官的鲁赫，他的视野通常被限定在潜艇的狭小房间里。然而

这里有被大部分历史记录遗漏的信息，历史学家通常关注大处而非小处，他们通晓全局却忽略了这些细节处的价值。

事实是怎样的呢？不是做了什么、如何做以及何时何地由谁来做，而是……

生活在战争之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个问题可能会吸引人，但也会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让人感觉迷惑不解。由于医学的发展，我们忘记了人类的长寿几乎是最近的进步，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和平一样。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明显不同于一个世纪之前。包括我们对勇气的理解和感知，对长时间高压压力下人的心理状态、男子气概的规则和生命价值本身的普遍不理解——所有这些事情在 1943 年都是不同的。

尽管只在一定程度上，但这程度大到扰乱我们对父辈和祖父辈的理解能力，就像与这本书类似的书籍的价值。我认识鲁赫大概七年了。这本书只是描述他的一个卓越生涯的开始，但其文才阐释了他后来的成就。一个熟练的观察员，对他来说每天都是新的东西。从最小的细节（比如厕盆如何没能承受住驱逐舰投下深水炸弹的冲击）到真正重要的事（我们是真正有效地使用潜艇吗？），鲁赫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怎么一回事。

我经常告诉那些即将成为作家的人，没有一个不重要的事实。鲁赫也知道这个真理。历史事实是马赛克，一个巨大的由几乎无限个因素相互影响的某时某刻的场景所组成的马赛克，并且在潜水艇中的生活，让我们发现了很多真理，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事实可供参考。但鲁赫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深刻地刻画了作为年轻男人的父亲们的形象，告诉读者他们是谁、他们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他们是如何塑造了世界，这个传递给我们后代的世界。

汤姆·克兰西 (Tom Clancy)

前 言

1942年，我26岁，已经成为一名海军艇长，那时离我从海军学院毕业的时间也只有短短三年而已。当时我只是一个对战争热血澎湃并想要加入战斗的人，我很渴望自己能够亲身经历战争，也许还会记录战争的整个过程。作为一个二战期间在太平洋上服役的潜艇军官，为了能使别人更好地了解我的经历，我总会写日记，此书也是基于日记写成的。（很幸运，我的长官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过问）二战时期潜艇上的对白大多充满了有趣而又简明的术语，而且包含了太多对日本人的不屑，毕竟那时的日本人曾经试图杀害我们，而今天在这里绝无冒犯之意。

自然，大多数我记录的观测是我独自完成的。观测主要是在三种不同的潜艇里进行的（我们也把潜艇称为“船”）：一种是一战时最主要的S型潜艇，一种是二战初期的潜艇，还有一种是经过改良的潜艇。除此之外，我的记录里面还包括八次战斗巡航中几乎所有的任务和偶发事件，以及太平洋战争中我们的奇思妙想。也可以说，我的经历在绝大多数的美国潜艇战中比较有代表性，我希望这能使《潜艇战》这本书成为一本能全面描绘潜艇作战的书。

读者们应该明白我记录的这些并非从一个专业历史学家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一个年轻军官的独特视角。所以这本书的重点在于描写战争中的人们而不是单纯的历史。那时我对史蒂芬·科林的那本《红色的英勇勋章》很是着迷，它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士兵在南北战争中的心理变化过程，尽管是

虚构的，却带给我无限的灵感，和科林一样，我也觉得战争中潜艇上战斗人员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要比战争有趣得多。

在二战中，美国有 42 艘潜艇沉没于海底，超过 3500 名士兵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这个数目接近潜艇部队参战总人数的 24%。这些年轻人，个个视死如归，英勇过人。按照日本 16 世纪的武士道精神，这些都是真正的勇士最重要的特质。

55 年前，潜艇上的士兵是美军的精英，如今，他们仍然这么认为。

在这里，我想感谢美国海军少将卡尔·亨泽尔（退役），司令员，英国皇家海军罗宾·加森（退役）；美国空军上校贾尔斯·D. 哈洛（退役）；美国海军行政文书上士 A·J. 登普斯特（退役）。感谢为我整理手稿的苏珊·麦基。

001 / 第一章 生锈的旧下水管道

039 / 第二章 一场骗局

059 / 第三章 红色之龙

109 / 第四章 严峻考验

137 / 第五章 叛乱？

177 / 第六章 浅滩

214 / 第七章 狼群作战队

242 / 第八章 灾难

267 / 后 记

第一章 生锈的旧下水管道

1942年6月22日，S-37号潜艇¹悄无声息地驶入布里斯班河，开始了它的第五次战斗巡航，这次的航程从一开始就显得谨小慎微，令人不安。就连艇长雷纳德上尉也对这样过头的谨慎也有些不太满意。这艘被艇员们亲切地唤作“生锈的旧下水管道”的家伙，将被派去阻止日军对澳大利亚的侵略。不过从美国潜艇部队司令弗朗西斯·洛克伍德少将令人疑惑的初衷来看，这艘老态龙钟故障频出的S型潜艇本来是要被送往所罗门群岛进行检修。要知道S-37号可是第一艘击沉日本驱逐舰的功勋潜艇——1942年2月，它曾在望加锡城附近海域，完美地执行了一次袭击敌舰的作战任务，一举击沉日军“初潮”号驱逐舰。

这艘破旧不堪的S型潜艇，隶属于驻扎在新农场码头的201潜艇舰队。这个舰队曾被澳大利亚人视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道防线。澳大利亚人盲目乐观地相信这支从马尼拉返回澳大利亚的潜艇舰队能吓退日本人，迫使他们放弃

1 S-37号潜艇：属于美国海军的S-1级潜艇，是美国海军于20世纪20年代中建造的，在二战爆发时是美国海军潜艇部队中最老的型号，共有24艘参加了二战。水面排水量903吨，水下排水量1230吨，艇长79.5米，艇宽6.3米，吃水3.9米。动力系统：2台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1800马力），2台电动发动机（最大功率1500马力），最大水面航速14.5节，最大水下航速11节，最大水面续航力7000海里（10节），最大下潜深度75米。武备：1门102毫米甲板炮，5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艇首4具，艇尾1具），鱼雷备弹12枚。艇员42人。

在澳大利亚北部登陆的计划。

发生在 1942 年 5 月 7 日、8 日的珊瑚海之战以及 6 月初的中途岛海战可算是让澳大利亚人在生死存亡之际稍稍松了一口气。不过此后日军大批战舰在位于所罗门群岛西北部的达尔文港和拉包尔港集结，表明了日军将舰队推进至新几内亚南部海域的意图，同时美军也下令进行潜艇作战计划。历经两个多月，S-37 号到达布里斯班（澳大利亚东部城市），但它的 2 个柴油发动机都烧坏了，16 个主轴承也损耗严重，亟须修理。此后每次试图让它重回大海，都能发现许多严重影响潜艇航行的新问题，甚至动力系统根本不能正常运行。最终在格里芬号这艘专业潜艇修理船的帮助下，S-37 号才重新回到莫顿湾，以进一步查证它是否能够再次执行巡航任务。负责这次检测的是一名叫普士的军官，如果这次再发现严重的问题，S-37 号就很可能被重新遣送回港。如果普士在莫顿湾进行测试时，对 S-37 号潜艇的适航性基本满意，他就会返回格里芬号，向上级报告说 S-37 号可以继续执行海上巡航任务。这样一来，S-37 号就可以重回大海，一路开往北部的所罗门群岛了。

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

最初，测试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2 台柴油发动机马力不错，使得 S-37 号在海湾中的表现很完美。然后在下潜至 45 英尺（约 13.5 米）水下的时候，只产生了轻微的泄漏。在那之后，S-37 号缓缓地潜入 103 英尺（约 30.9 米）深处的泥泞海底，在那里，焊接在 S-37 号艇体上为了盖住主发动机下方的大量艇体凹痕的板材被捶打加固，这是为了确保 S-37 号的艇体坚固性，但是在深水中 S-37 号确实不堪重负。

“我们应该下潜到多深？”雷纳德艇长小心翼翼地问。

艾勒这位格里芬号上的资深潜艇修理工程师经过深思熟虑后，郑重地说：“135 英尺（约 40.5 米）。”

什么？135 英尺？这差不多超过 S 型潜艇测试时能达到的极限深度的一半了，然而，艾勒估计的 135 英尺是 S-37 号在它目前的状况下，能够达到的安全深度。当 S-37 号慢慢下潜至水下 135 英尺时，艾勒最担心的潜艇内的生锈的旧下水管道果然出现了问题，大量的海水开始涌入艇体。控制室下方的泵房

内的排水泵涌出大量的海水，真不知道这么多的海水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又传来报告说，鱼雷舱也进水了，鱼雷舱的外侧阀门有漏洞所以急需修理。最糟糕的是，2个有密封盖保护的潜望镜也进水了，源源不断涌入的海水迫使S-37号不得不返回潜望镜深度。艇长穿着雨衣，戴着防雨帽，在慌乱中，1号潜望镜准备就绪，艇长开始用它观测外面情况的变化。随即S-37号浮出水面，赶往新农场码头，雷纳德艇长不停地抱怨着：“这潜艇就像霍根的山羊一样搞砸了一切。”还不时发出具有嘲讽意味的笑声，真是令人奇怪的反应。

中午的时候，S-37号停靠在格里芬号周围准备进行整修，从格里芬号的休息室里传来阵阵嬉笑声，人们在桅杆上靠着，在船上瞎混着，显然这些人对S-37号一点也不觉得同情，或许他们想让S-37号明天就滚出去巡航就好了。但作为一名技术军官，我必须加紧修理S-37号，最好在今天结束之前完成修理工作。

在开始从一个配修间跑到另一个配修间的忙碌整修之前，我开始请求艾勒的帮助，但他也像其他人那样嘲笑说：“深潜号，让我们潜到135英尺吧！”自从阿尔瓦给S-37号取了“深潜号”这个绰号，很快大家就传开了，对我来说，这真是十足荒唐。

还是说说S-37号的情况吧。据说，一个20毫米的弹药筒被嵌入潜望镜上方的1号炮管，看起来这是S-37号为自己制造的麻烦。

S-37号的修理工作还在继续，我想起我待在艇上时，已经很久没看过书了，确实在巡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书。所以我跑到格里芬号上的图书馆，精挑细选拿了20本书，然后在一个士兵的帮助下把这些书带回了S-37号上。其中一本书的名字叫《空战的胜利》，作者是亚历山大·舍维尔斯基，这看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显然作者认为当今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空军力量的强弱而不是陆军力量。但事实是，德国空军在两年前对英国和苏联发动空中袭击时，空军并没有对战争产生关键作用。但在中途岛海战前夕美军使用陆军航空队（美国空军的前身，当时美国还没有成立独立的空军）的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成功空袭了东京，这是否表明了决定整个太平洋战争胜利的关键，确实是在于美军的空军力量？

6月23日早上8点，经过简单修理的S-37号被派出去执行巡航任务。它跟随着S-38号潜艇下潜到布里斯班河里，在离开之前，我和我的同班同学——绰号是“哈利狗”的福布斯打赌说，S-37号一定先于S-38号到达南纬10°。10美元的赌资我是势在必得的，因为开航不到两小时，S-38号就因一个循环水泵损坏而不得不返回港口。很显然，S型潜艇的性能都一样糟。

S-37号迅速潜到了150英尺（约45米）左右的深水区。这次并没有产生泄漏现象，所以它保持平稳的状态向着北部前进。遗憾的是，当泰克斯想把潜望镜升起来的时候，2号潜望镜的起重钢缆出现了故障。枯燥的导线拼接工作被指派给高斯基去做，庆幸的是，在他的努力下，2号潜望镜很快又恢复了正常。而此时，塔克斯兰德也用1号潜望镜确定了海湾外围已知雷区的准确位置。

当S-37号驶向北部的榕叶岛时，巨大的海浪拍打着舰桥，艇身摇晃得非常剧烈。此时，我正在舰桥上执勤，虽然被海浪弄得全身湿透了，我却觉得无比亢奋，因为我们正奔赴真正的战场。

回想起来，1941年我们还在潜艇学院学习，学员们觉得美日之战即将来临，但是几周之内便会结束。因为那时，美军必须对日发动战争，以阻止日军对东亚持续不断的侵略行动。可以确定的还有，在一开始与日军交战时，美军舰队会向西推进，与日军舰队开战，并将它们全部消灭。这样一来就能够阻止日军继续向印度的东部岛屿侵略的计划了。我们坚信，美军潜艇部队作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精英部队，肯定能冲在最前方，给日军来一次爆炸性的重创。我们的潜艇会击沉不少敌舰，然后美军的航母和水面舰艇将圆满完成后续扫尾工作。

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在我们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日本舰队，却有着强大的观察力和模仿力，事实上他们已经拥有一支高效完整的海军。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潜艇可能还会对美国的船只造成伤害。我跟随S-37号驶向所罗门岛的真正原因是我想找到1部能安装在美军潜艇上的SD型对空警戒雷达，原来计划调拨给我的雷达现在可能沉没在了夏威夷西部海域。因为不久以前，就在我要抵达澳大利亚一个月之前，1艘日军潜艇用鱼雷击沉了装有SD雷达零件的美军运输船，这使我急急忙忙地从希卡姆机场飞向里斯本，想着通过

B-26 飞机运送雷达的工夫都白费了。

1941 年我离开了潜艇学校，又去了位于梅恩波顿大学的雷达学院，学习关于雷达的最新理论。那时，日军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袭击了珍珠港。那次事件后，我转到了新泽西惠帕尼的贝尔实验室，这意味着我在学校里清闲的学生生活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了解了适用于所用船只的新型雷达的理论知识。随后我又被调到了华盛顿的海军电子实验室，着重研究将要被运用到美国潜艇上的 SD 雷达。这是一个简单的装置，用来监测海面上的飞机动向，通过显示在屏幕上的回声波值，从屏幕上出现的曲线图读出目标数据，从而在一定范围内监测到接近的敌机。虽然不能产生很大的作用，但是根据我在潜艇学校学习到的知识来看，SD 雷达会对潜艇作战的一些现状产生显著影响。在夏威夷海域举行的舰队演练表明，当潜艇处于潜望镜深度时，空中的飞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潜艇，在太平洋澄净的海水映照下，如果上方有飞机出现，处于潜望镜深度的潜艇将面临很大的危险。所以，想要袭击敌方船只的话，必须使潜艇处在一个适合的水下位置，至少从空中看是发现不了的深度。但是一旦有了 SD 雷达，潜艇就可以处在潜望镜深度甚至更浅处，只要距离飞机的范围超过 20 英里。因为 20 英里以内，飞机就可能探测到正在行驶的潜艇位置。

不幸的是，亚洲舰队的 S 型潜艇已经赶在稳步前进的日本军队之前，打出了一条前往澳大利亚的道路。而这些 S 型潜艇不会得到任何 SD 雷达的设备支持，直到第二艘运送雷达的美国运输船抵达布里斯班。

与此同时，我正在格里芬号上担任雷达维修师，每天除了编码信息，无事可做，无聊得很。所以当我听到运送 SD 雷达的船将要延误几个月抵达的消息时，我高兴坏了，情不自禁地哼起弥尔兄弟的歌曲曲调。毫不犹豫地，我去找长着胡须的格里芬号船长史密斯，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告诉他我想出海，直到有什么安装雷达类的工作需要时我才返回。

史密斯觉得我的请求有些逗趣，但是他同时也理解我的想法。“我不会责备你，毕竟一个年轻人对战争场面充满幻想。”他说，“如果经过的船只有空缺，我允许你调走。不过既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可能会有一支大舰队过来，你为什么要加入破旧不堪的 S 型潜艇呢？”他又神秘地补充道，“在结束

下次巡航任务后，大舰队中的有些潜艇可能会被派到布里斯班接受改造。”

这些潜艇接近全新，而且要比排水量 900 吨的 S 型潜艇大得多，它们都是一战后建造的，而且几乎和德国正在使用的 VII 型潜艇大小相似。S 型潜艇只有 225 英尺（约 67.5 米）长，相比之下，美国的舰队潜艇长度达到了 308 英尺（约 92.5 米）。再说，大的潜艇可以完成 60 天的巡航任务，它能够携带 24 枚鱼雷，还有 72 名艇员。实际上，在潜艇最重要的三项性能方面，它们都是 S 型潜艇的两倍。最大的区别在于舰队潜艇有空调，而 S 型潜艇没有，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执行任务的地方离赤道很近，天气酷热难耐。

在得知这些之后，我仍旧登上了这些停靠在格里芬号附近的被称作“生锈的旧下水管道”的 S-37 号，想看看他们是否还有空缺的工作职务。幸运的是，S-37 号上还有一个空缺岗位，而且 S-37 号是可以修好的，它急需一个机器修理工，因为它预计于 4 月 20 日再次执行巡航任务。这样的话，我就能前往所罗门群岛，看看前期的战况。一番交涉后，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雷纳德艇长的邀请，登上 S-37 号，补上了这个空缺。

但是 S-37 号花了比原计划多一个月的时间，让它充分具有适航性，以免再次执行巡逻任务不至于因为机械故障带来危险。同时，其他 4 艘北上巡航的潜艇也陆续返回了，其中 2 艘已经在 S-37 号离开莫顿海湾前，准备执行下次巡航任务，起航开往拉包尔。尽管如此，能在 S-37 号上担任舰桥上的瞭望哨，我还是觉得很高兴，想着前面还有不少敌方舰艇等着我们用鱼雷进行攻击，我感到无比振奋。

瞭望哨警告说，一些日本潜艇最近刚刚到达莫顿岛的北部。“不容许任何漏网之鱼”——这是对甲板上值勤的瞭望哨的态度要求。关于射击问题的意义产生了分歧，因为激进还是保守，是随着 S-37 号发动机性能的变化而变化的。

然后在下午两点多，喷雾阀出现了一些问题，这让 S-37 号的发动机暂时无法正常运转，因此被迫暂时使用电池电源运行。吸力恢复了，但还不知道当初为什么它会消失。听到这个，艇长咆哮着说：“虽然这么做不太好，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我轮完班后，正准备回去好好休息会儿。但 S-37 号摇晃得厉害，我实

在无法在我的下铺好好休息，但我也并不喜欢把自己绑起来固定在床铺上。

24日，格雷迪报告说，第一天的海上航行，就已经耗费了230加仑的润滑油。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只能维持11天。幸运的是，格雷迪再次报告，他发现了输油管道上有一个漏油口，他已经修复了那个大洞，所以现在才明白漏油的原因，我们这才松了口气。

9点到12点，我在舰桥上值班，每个人都穿着短裤和皮凉鞋，他们享受几个月以来难得的火热阳光。此时空气温度上升到了79华氏度。为了使值勤的瞭望哨保持警觉，塔克斯兰德想了个主意，让艳阳下站岗的人每次只值3小时的班并且三班倒。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能使我和鲍比·伯恩斯、比利·吉布森在不值勤的6小时中得到充足的睡眠。

当天下午，S-37号继续保持下潜状态，艇员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水下演习。在演习时，新来的艇员弄了不少乱子，也确实闹了不少笑话。但其实他们非常认真地投入演习中，他们赶到自己的岗位，仔细检查他们可能会用到的装置，而且当他们通过声动力电话机报告时，听起来像是很棒的水手。

艇长命令浮出水面，结束演习时，电蒸馏器开始将海水过滤制造淡水。

发动机舱的艾伯特报告说，电蒸馏器运行良好，这种蒸馏海水的方法在S-37号上是很新的方法，相比以前，这样不仅能有足够的水为电池降温，还能满足艇上人员基本的淡水需求。

晚上6点到9点，我在舰桥上进行水面观察。艇长来到舰桥上，带来了一张图纸，为了顺利穿过新爱尔兰岛和大不列颠岛之间的海峡，他绘制了路线图。据说拉包尔海域最近海战频发，并不太平，这预示着S-37号将经受一次大考验。然而，艇长没有表现出十分紧张的样子，他只是严肃地讨论了S-37号在进入最后一站时，可能遇到的反潜攻击。

25日，海面风平浪静，炮手们也开始进行演习，演练的口令是“各就各位，鱼雷攻击！”许多人都穿上破旧的脏兮兮的卡其色大衣，或者是长长的但裂了口子的卡其色短裤，盖住了他们的膝盖。这些衣服原来是澳大利亚军队的制服，来自布里斯班的供应站，当时随使用几个袋子装着被运上了潜艇。这样的穿着使他们看起来像是贫穷多病的捕鸭者，又像我想象中的“托布鲁克大

鼠”（和在利比亚的托布鲁克战斗的澳大利亚人一样）。穿着这些衣服的人在控制室整队准备进行演习时，都忍不住咯咯地笑，看来他们也不满意这些只在万圣节才会穿的看起来很傻的服装。

在此次演练中，作为一名潜水军官，我的任务是使潜艇迅速平稳地浮出海面，直到上升至足够高的位置时，及时将潜艇上舱门打开，这样枪炮手才能迅速冲上甲板使用枪炮，朝敌舰开火。艇长负责用潜望镜观测，当发现海面情况适合上升时，我就下令全速前进，升降舵手以8节的速度使S-37号平稳前行，我命令打开主要的潜艇压载箱。浮力不断增加，S-37号开始上升，我立即下令：“平面为零！”

站立在舰桥顶部，舵手已经准备好将上舱盖上已经有些松动的夹头捶打固定，鲍比·伯恩斯，这位英俊的射击手，那时就站在舵手下方的梯子上。他正从狭小的控制室前方，透过玻璃眼观察。当黑色的主甲板快要被浪打湿的时候，他大声命令道：“打开上舱门！”然后3名艇员放上梯子，在下面扶着，他笨拙地顺着梯子爬上舰桥。我从控制室抬头看，他们正急匆匆地跑向弹药室，尽管他们用工具捶打修补上舱门，向里面输送他们从上方扛过来的.50口径（即0.5英寸，12.7毫米）机枪的弹药，但还是无济于事。

操纵102毫米甲板炮的艇员被叫上甲板，在那里朝空空的海面开火，为了进行演练。同时，手持.50口径机枪的2名艇员挤在舰桥上的可吸烟区域的甲板上，架起机枪，练习发射了20发.50口径机枪子弹。之后，艇长命令“退出顶部”后，枪炮手们慌乱地顺着梯子撤了下来。事实上，一些人是跌跌撞撞着冲下来的，因为上方的一些人太过急躁，太想早点下来。

真是令人吃惊啊，这些平时对于S-37号巡航任务毫无兴致，总是无精打采的人，怎么会突然因为要向一个可能将S-37号击沉的反潜军舰开火，而变得这么严肃认真呢？

在这次102毫米炮的射击演练中，要求炮手把空的炮弹箱都必须保存好，返航后都要送回修理舰，这也证明美国做好了迎接一次长期的战争准备。

艇员在战斗演习中的态度变化是一个可喜的改观，S-37号要想重新投入作战的话，艇员对于艇上长时间工作的不情愿态度需要得到改变。艇员们一直像

一群签订了合同的工会工人一样，不会在超出他们5天工作日的8小时后再贡献一点力量。发动机舱的那些家伙对单调乏味的工作的反应也极为消极，他们往往在被烧坏的轴承面上做一些修复工作，让人感觉他们好像总是在工作，以求获得升职、充分的周末自由和额外的休息时间。尤其是我的机械师，他的工作很多，也对潜艇上的工作非常不满，并且威胁说要不干了。但此时，他哀鸣似地抗议道：“鲁赫先生，你对一切都想得太轻松了，因为你还从来没遭到轰炸，没有遭受过深水炸弹的袭击或是没有食物填充肚子的考验。”然后，他挖苦我说，当深水炸弹开始真正接近S-37号时，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宣称要成为一名真正勇敢的士兵。这话让我静下心来想象当我遭受一枚深水炸弹攻击时会做何反应，但我已下定了决心。即使那时我被吓得几乎无法呼吸，或者吓到我的腿软得不能动弹，我也不会露出丝毫的恐惧。

在我的同事中已经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艾博特也无法制止我们。当我问他为什么总是用这样一种痛苦又低效的方式去做一项工作时，他简略地说：“因为15年前，我们在O型艇上就是这么做的，今天也要照这样的方式去做。”当我说我可以用别的更好更快的方式来产生光滑圆润的轴承面时，他哼了一声，在甲板上吐了口唾沫来表示他的不屑。向在甲板上的大伙大声说道：“年轻的小伙（也就是指我），总是声称会有更好的方式来做事情，而其实他们自己还一无所知呢。”

我本来听说，海军军官学校培养的都是那些实际掌控着海军的大人物。但是艾博特军官对我的建议的回应却开始让我怀疑美国的海军就是由这样顽固不化的人掌控着的吗？这样的话，美国海军怎么能够在现代战争中取胜呢？

天黑后，泰克斯从晚上6点到9点在舰桥上执勤，他发现约1000码外的地方闪烁着光线，然后有一个瞬间出现了火焰般的白色光晕。泰克斯似乎认为这是1艘来自美国的潜艇。为了不做任何冒险，他让S-37号绕道而行，掉转方向全速远离那光源，然后他命令通信军官比利·吉布森，来到舰桥上，想确定下在什么情况下潜艇上会出现这样的火光。比利带着温和又自信的笑容，告诉他没什么，让泰克斯放心，可是泰克斯似乎还是不太放心。

再三考虑之后，泰克斯很明显能够得到证实，比利，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